



Shani Boianjiu

永恒之民 无所畏惧

[以色列] 莎妮·布瓦安茹——著

张琼 张冲——译

The People of Forever Are
Not Afraid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i Boianju

永恒之民 无所畏惧



[以色列] 莎妮·布瓦安茹——著

张琼 张冲——译

The People of Forever Are
Not Afrai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之民无所畏惧/(以)布瓦安茹著;张琼,张冲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294-0

I. ①永… II. ①布… ②张…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8192号

Shani Boianjiu

THE PEOPLE OF FOREVER ARE NOT AFRAID

Copyright © 2012 by Shani Boianjiu.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UK),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212

责任编辑:秦静

特约策划:吴文娟 任战

封面设计:董红红

永恒之民无所畏惧

[以]莎妮·布瓦安茹 著

张琼 张冲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22,000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94-0/I·4195 定价:32.00元

第一部

第 一 章

别人的孩子

历史课差不多结束了

这间活动车厢教室里粉尘飞扬，老师米拉的头发染成了橘红色，发梢焦枯。我们是高年级学生，17岁，几乎学完了以色列历史。10年级时，我们就学完了世界历史。教科书早就告诉我们1982年发生了什么，那时离我们出生还有几年，而一年后人们建立了这座小镇，最初这片黎巴嫩边境地区只有松树和垃圾山。米拉老师，她也是埃维莎格的妈妈，她的话几乎道出了所有的家长在那些酗酒之夜的秘密。

历史课差不多结束了。

“下周五关于加利利战争和约^①的测验中会有8道释义题，课上全教过的，诸如PLO、SAM、IAF、RPG儿童^②等，”米拉说。

^① Galilee, 巴勒斯坦北部一多山地区。

^② PLO,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SAM, Surface to Air Missile, 地对空导弹; IAF, Israeli Air Force, 以色列空军; RPG, 一种榴弹。

我很肯定自己对这些词全都了解，也许除了 RPG 儿童外。对那些混有实词的词条释义我不是很擅长，觉得它们有点慎得慌。

可是我才不在乎这次测验呢，我几乎可以发誓，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的背包里还有三明治好吃呢，里面放了西红柿、蛋黄酱、芥末，还搁了盐。最棒的是，我妈把它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还用蓝色餐巾包起来，得花两分钟时间才能解开。这样的话，即便在不饿的日子里，我也有一种期盼，那种可以忍着不大声叫出来的期盼。

自从我发现芥末蛋黄酱西红柿三明治以来，已经有 8 年了。

我把手指搁在下巴下面，捏得咔嗒响，一边转动着眼珠，磨着牙齿。打小我坐在教室里时就是这个样子。这动作维持不了多久，牙疼。

还有 40 分钟才下课，可是我不能一直这么坐着，我不能我不会我——

他们如何制造飞机

“PLO、SAM、IAF、RPG 儿童，”米拉老师说，“谁愿意在测验前大声朗读这些释义啊？”

SAM 是叙利亚的某种潜水艇。IAF 是以色列空军。我知道那个什么儿童的，那个 RPG 儿童就是试图把 RPG 朝当兵的发射过去的孩子们，结果却相互烧伤了，因为事先没人告诉过他们，而且又是儿童。可这么解释有点重复了。上次，这婊子就扣了我 5 分，因为她说我在同一个词条释义中用了 7 次“非常”，而且还用在根本不该使用“非常”的地方。

她正看着我，要不就是在看坐我边上的埃维莎格，或是再边上

的丽。她叹着气。我觉得她该做个视力矫正手术。丽回了她一眼，好像确定米拉就是在看自己。她老觉得谁都在盯着自己看。

“你能至少装装样子把这给记下来吗，耶尔？”米拉朝我问道，接着就在课桌后面坐下了。

我把视线从丽那里移开，抓起笔，写道：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思考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转而想想那些重要的事情呢？操他妈的

我得去厕所了。在活动车厢教室外有一个活动厕所。当我站在盖上盖子的马桶上，鼻子紧贴着小窗时，就能看见村庄尽头，闻到用来擦洗这该死窗户的漂白剂的味道，都差点晕了。我还能看见房屋，花园，长椅上抱着婴儿的母亲们，四处散开，就像被一个巨型小孩丢弃在水泥路上的乐高玩具零部件，路一直延伸到横亘在前方的棕色山脉。我看见一个年轻小伙子正站在学校门外，他穿着一件棕色衬衫，皮肤是浅棕色的，要不是那双绿色的眼睛像两片叶子凸显在空无的中间位置，他几乎消融在了背景的山脉中。

他是丹。我的丹。埃维莎格的哥哥。

我不会看错的。

我从厕所回到课堂，见有人在我那本又旧又厚的笔记本上写了什么，正好写在我那问题下面。从2年级开始，埃维莎格和我就一直在笔记本上相互写话。有一阵子我们还保存了和丽一起创作的那些故事。那时我们都在一个笔记本上玩“完美僵尸”，可到了7年级丽不和我们玩了，也不和其他老朋友玩了。她说自己开始收集女玩偶、宠物之类的。埃维莎格说我们俩应该继续在本子上写下

去，哪怕两个人没法玩“完美僵尸”。她说笔记本是我们可以随身带很久的东西，比写在活页纸上强多了。就这样，到了18岁，我们就能回忆往昔，想起那些曾爱过我们的人，想起儿时的点滴。于是，她也有了一个涂涂写写的地方，她能确保让我看到所有的话。她还在我们14岁时说，只要愿意，只要不被逮住，我们就可以在每个句子里放上“操”这个字，我们还真愿意写，也应该、必须愿意写，这是规矩。

操他妈的

最近，埃维莎格好像都不存在了。我说每句话她都要说得比我稍响一点。接着她就安静下来，玩起她黝黑胸口的那串金色项链。她调整了一下胸罩带子，看着自己的头发越来越长，变得沉默起来。我想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在长大。

可是，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的，除了埃维莎格外居然有人趁我不在，在笔记本上写了字。

对此我非常确定，本子上出现了怪话，里面没有“操”这个字眼。

我一直是一个人，即便此刻，
我也是一个人

我合上本子。

我想去问埃维莎格，是不是我不在教室的时候她哥哥丹进来过，可是我没问。埃维莎格和丹的母亲米拉身份特别，因为她是老

师。她是老师，因为必须得来村里当老师，而不是待在耶路撒冷。埃维莎格的爸爸离开了他们，他们没钱待在耶路撒冷。我妈在村里的公司上班，做一些能组装成机器的零件，而这机器能用来造飞机。丽的妈妈也在村里的公司上班，做一些能组装成机器的零件，这机器也能用来造飞机。我一直是一个人。

我有了一个点子。

我要办个晚会，哪怕艰难险阻，我还不知道晚会在哪里举行，也没法知道，我不知道下面 20 分钟里会发生什么，因为我在课堂上，可是上帝啊，请帮帮我，丹要来参加这个晚会。只要我打电话邀请他，他会来的，这是礼节，我刚才想的就是这个棒极了的点子，突然的，晚会涌入脑海，假如再有个人告诉我，有时候一个人也不错，我会高声叫喊的，那就糟糕了。

“安静，”我说着从课桌前站起身，拿起背包。埃维莎格起身时，她的椅子刮擦着油布地毯，这让米拉撅起了嘴，好像刚吃了利维家柠檬树上的一整只柠檬。

“这节课还有 20 分钟时间呢，”她说。她以为我们会留下，可是我们还是走了。

“操他妈，安静，”埃维莎格说。这很罕见，埃维莎格讨厌大声咒骂。她只喜欢写下来，这事少见。四个男孩子也站起身。四年级时，他们其中一人就斗胆吃了利维家果树上的整个柠檬，不过后来没发生什么事。

你不许告诉任何人

埃维莎格和我沿着那条土路主干道离开学校。等我开口的时候，都能尝到前面同学踏步的灰尘，也包括昨日我们自己走路留下

的尘土。满嘴土渣，我都说不出话来。

“我快要死了，我们今晚得办个晚会，我们得打几个电话，”我说。

“诺姆和埃姆纳告诉我，育查说他哥哥从丽的姐姐萨丽特那里听说了哪里会有招待会，”埃维莎格说，黝黑的眼睛半眯着。

镇上的手机这会儿全都出毛病了。起初只有学校没接收信号，上个星期三开始，即便数学课溜号跳到木门后面，也收不到信号。埃维莎格有两杠信号，差不多只维持了10秒钟，没法给任何人打电话。接着，又变成了一杠，后来再没好转过。

我们已经走到了食品杂货店，可是那里也没信号，于是我们买了一包万宝路香烟，还有几颗橡皮糖，而后走到银行自助柜员机旁，可是那里也没有信号，而且还有人在那个可以坐两人的秋千上呕吐过，因此我们都没停下来，就这样，镇上没有可去的地方了。

“其实不是诺姆，也不是育查告诉我的，”埃维莎格说，“是丹说的，他对我说了两次，或者至少，他肯定说过信号塔下面接收信号强。”

她说完这话后，我没朝她看。我想问她丹是不是进过教室在本子上写过什么，可是我没那么冲动。

信号塔，当然了，有时候我觉得，要不是有丹这样的人在，全村的人都会死，我们太蠢了。

什么是爱

在我整个一生中，我只决定爱一个男生。他就是埃维莎格的哥哥丹。从12岁起，我就有了一个男朋友，他一直就是莫什，不过这么说并不太准确，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想去爱他。他属于亲朋好友类的，曾把苹果朝我掷过来，所以我当时也没什么选择。两周前我

们吹了。9个星期前我们也吹过。总之，他这会儿当了6个月兵了。丹已经服完了兵役。

丹早就习惯这种考验了。这也是我决定要爱他的原因，这考验会他妈的把他逼疯的。

就在耶路撒冷大街尽头，是小镇的观景点。在那里可以纵览全世界和它的姊妹小镇，千真万确。站在那小山坡上，你可以眺望四座山脉被常绿的地中海森林覆盖着。你可以看到延展如毛毯的红色银莲花和厚实如枕头的紫色银莲花，还有一团团黄色的雏菊。柳树遮掩着小山洞，哎，这景象令人难过，就像看到别人的孩子站在街对面。

当然啦，那里还有长椅，就在耶路撒冷大街的尽头，你会以为自己可以坐在上面观景，可是你做不到。因为这么做的话，你是后背对着景色，而你只能盯着耶路撒冷大街24号房看，只能看到晾着的内衣裤，还有一条遗弃在黄色草地上的拴狗颈的皮带，以及门廊处那个循环使用的垃圾桶。

丹会带人们去那里，他会问，这画面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了怎么了，没人能回答他，他会很生气，声音越发响起来，说要不是有像他这样的人在，全村都会他妈的死掉，我们太蠢了。他会很傲慢。接着，那些他从镇上带去那里的人，他的同学、他母亲的朋友、他的姐姐、妹妹，他们会坐在那里盯着24号房的黄草地看上一会儿，并说，“你说你想逛逛的，我真是弄不懂。”可是我懂。

7年级时，在我离开埃维莎格的家后，丹从一棵橄榄树后跳到我面前。他身后是进口的悬铃木，树上有鸟儿，虽然我看不见，却知道它们正嗖嗖地打着旋，在丹四周轻舞飞扬，仿佛在舞厅跳迪斯科。他走近了一步，又近了一步，近得我都能看到两根睫毛掉落在

他的左颊上。我低着头，很难为情，看到他裸露着修长的双腿。我把手指在脖子下捏得咯吱作响，很紧张。他长得很高，和埃维莎格一样。也许是我长矮了。

“你想去逛逛吗？”他问。

坐到长椅上时，我只感到一瞬间的疲劳。我一遍遍地转过头朝别处看，这样丹就不会看出我有多兴奋，这样我也有一些美好的事情可以想想。这时我被一个念头击中了。

“于是有人走过来，拿着两张长椅，他们就告诉他，‘用水泥把两张长椅安在这里，’于是他就照做了，”我说着。我只是没话找话，而丹绿色的眼睛奕奕有神，浓密的眉毛上下舞动。

我们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望着前方毛毯般绵延的红色和山洞，我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他。那一晚，我觉得自己有点爱上他了，可是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真爱，因为我只是因为他爱我，或者是因为我说的一些什么，才爱他的。从他前前后后不停摇动着，你就能感觉到他是爱我的，另外也因为当我给他看笔记本时，他承诺说自己有一天也会在上面写点什么，写点睿智之极的话。

那晚以后，我就没再和他说过话。两个月后，他把我的一个秘密告诉了埃维莎格。两年后他参军了，他回来后，没在村里那家制造做飞机的机器的零件的公司上班，也没有为将来能进报酬更高的镇上的那家制造做飞机的机器的零件的公司而去上职业培训学校，他只是呆在家里，画一些军靴的图画。这我知道，因为我妹妹上星期去他家找他小妹玩，她回来时说那里尽是些靴子啊靴子啊靴子之类的草图。整个厨房墙上都黑压压地贴着这些画，很是沉重。

“丹说他很想你，”我妹妹说，“他说你不再和他一起逛了，”她补充道，还发出接吻的声音，接着把动画片《雪人好汉》的音量开

响了，我都没法朝她吼。

没有空房子

如果你在某个人的笔记本上写了点什么，那你也会愿意做一件事，就是去参加晚会，如果你被人邀请了的话。

当我们到达信号塔时，我几乎很肯定就是丹在我本子上写了话。他在我对“RPG 儿童”和“IAF”的释义之间的空行里写了字。我觉得自己还在乎他，觉得他也还在乎我。

我明白这听上去不太可能，不过我就是知道他像超人一样飞快地走进教室，趁我上厕所时在笔记本上写了字，而后正好踏出学校大门。我要问问埃维莎格他是不是在我离开后进来过，我也纳闷她怎么不告诉我，不过明白她一定有理由的，有哥哥的人总有理由，而且我只是几乎能肯定，而几乎能肯定总比冒险去了解一些不知道的事情要好。

我不相信之前我们没想过要去信号塔那里打电话。我们离信号塔够近的了，那里能避开高照在岩石山的阳光，我们高声叫着，因为即便那里有一点信号，别人还是很难听清楚我们讲的话。

村里有许多罕见的商品，如隐私、公共交通、5% 含量的牛奶等。不过最罕见的是空房子。一些家长常常去邻镇参加公司出资的静修会，在那里享受按摩，在旅馆的泳池里游泳。可是我家从没得到过这待遇，大多数我认识的人家也没有。大多数时候，家长们会去别家喝咖啡，说是 11 点以后才回来，而讨人嫌的兄弟姐妹们也说要去做夜宿。这样房子就空出来了，这样你就能喝啤酒、抽烟、谈情说爱，无所顾忌了。

可是今天好像没有空房子让我们班开晚会，就是没有。

我们已经电话通知了12个人，腋窝下都湿开了一圈又一圈，可我们不能回家，因为我妹妹在家，而埃维莎格的小妹也在家，我们不能让她们听到我们在计划的事，正如两年后她们也不会让我们听到她们在筹办晚会一样。此外，既然丹回来了，我就不再去埃维莎格家了。她也不会让我去的。

如果去我家，我妹妹会偷听，她可坏了。在固定电话线上可以偷听一切，我妈打电话时，不管有多晚，我都能听到她说话的全部内容，即使她把声音放得很轻，我还能听到她的哭声。

“你确定？”我们朝手机大吼。

没错，塔丽·费尔德曼很确定。她妈妈不让她在房子空出来时开晚会是因为担心女儿的朋友会破坏更多她那套罗马尼亚茶具，而诺姆的妈妈不让她在房子空出来时开晚会是因为担心女儿破坏她的信任，妮娜的妈妈也不让女儿在房子空出来时开晚会是因为担心女儿的处女膜会被人弄破，因为她有点信教。

我们还发现，丽要办晚会，她的房子腾空了，因为父母去邻镇的旅馆做按摩了，但是她妈妈不让她邀请我，因为上次我打破了一只栗木罐，丽向她告发是我干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只有埃维莎格和我才不太怕丽，因为在她还没有超高人气，还在和别人玩耍而不是耍别人时，我们就和她一起玩过。

那天我在长椅上对丹说出了我所有的秘密。其中一个就是埃维莎格和我还在玩布娃娃。从5年级起，这个秘密连丽都不知道。其实，到了7年级，玩布娃娃并没什么不好，我们能想出一些小时候想不到的玩法。在烧掉布娃娃时，她会吐出冰棍，里面还藏着另一只娃娃。娃娃们能发明出治疗癌症的方法，也能学抽烟，上法学院，可好玩了。

埃维莎格发现了告诉我哥哥有关我们玩的事情，她就上午准8点走进教室，打开我的书包，把三明治扔到了地上，大家都看到了，她还踩上去，尖叫着。她跳着，番茄黄色和红色的浆汁流到了地上。

“真恶心，”她叫喊着，“他是我哥哥，你这讨人嫌让人厌的婊子，你都有男朋友了！你以为你是老几？我都不认识你。”接着，她也十分罕见地真是罕见诅咒我。

有一阵子，我们真的假装互不相识，实际上我们还真不了解对方，这我承认，可是我真想不出还有谁我是了解的。埃姆纳和埃维莎格换了位子，和我成了同桌。埃维莎格则换到了诺姆旁边。

接着，丹去服兵役了。这么做很正常，因为他满18岁了，而埃维莎格和我也因此忘了她说过的关于丹的那些话。不过，我能理解她觉得自己甚至都不了解我。我一直都明白的。

“RPG儿童是不是就像那些很小的RPG，不需要发射器的那种？”离开信号塔前，她这么问我。

“不是，”我回答，“你想的是苏联人的手榴弹，它们也叫RPG，不过在加利利战争和约时期没有人用这种东西了。你想的是过去，过会儿我会让你抄所有解释的。”

在我房间里

下午4点左右，我们离开了信号塔所在的小山回家去，没有找到可以办晚会的地方。我妈妈通常5点下班回来。趁她没回家，我就收看儿童频道的《小天使》、《魔鞋》，还有《惊喜花园》，连埃维莎格都觉得它们太幼稚了。听到妈妈在门外停车的声音，我跑进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她没来敲门问我怎样

了，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想独自安静一下。

我听到她在低声打电话，我盯了天花板差不多1个钟头，也许两个钟头，努力想象着，假如我要被迫一辈子都盯着天花板，那会怎么样。我会留意到什么细节？我问自己，脑海里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像历史老师米拉，即埃维莎格的妈妈，接着我妈的声音出现了，她就站在我房间里。她的牙齿上有烟垢，驼着背。

“我没法子了，”她说，“我需要帮手。”

我没回答，我需要帮手。如果她留心，她该明白我想要一所空房子开晚会，这样我今晚就能邀请丹过来。可是她只留心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上周一她还问我是否真的不想再往三明治里添一片火鸡肉。

“我都朝你喊了5分钟，让你接起电话，”她说，一边递给我电话，“我受不了自己在家像个女佣似的。”

“是你吗？”埃维莎格在电话线另一头问。

“妮娜的妈妈最后有没有答应让她办晚会？”我问。

“听着，”她说，“丹跌了一跤，撞到了头。”

他们说是俄罗斯轮盘赌

我一晚上都在和埃维莎格煲电话粥。所有其他女孩都去了丽的晚会。就连大家听说丹出事了之后。我才不管呢，我也不管我妈或是我妹妹或是我老爸听没听见我打电话。最初，我听到丹撞到了头，埃维莎格很着急，接下来，我又听说丹头上的伤势严重，正在医院，可是埃维莎格的妈妈不让她去医院，再接下来就是丹突然头部中枪，事情最终是这样的，是他和几个同学去了信号塔的小山，接着就给这个或那个女孩打电话，可是没人接，他们就玩起俄罗斯